

前輩先生



著成毅阮 七五之書叢學文記傳

S

012350

K820
882

前
輩
先
生



阮毅成著



S9003277

石景宜先生贈書

年 月 日

七十五之書叢學文記傳

傳記文學叢書之五十七(保有版權翻印必究)

前輩先生

定價新臺幣

元

著作者：阮毅成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

國內經銷：世界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廿七巷五號

東南亞經銷：南天書業公司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一〇七號

印刷者：協林印書館

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二巷四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臺初版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

非本社直接配發
書刊恕不還換

自序

我上次將在傳記文學月刊所寫記述業已逝世的前輩或友人的文章，彙集爲一冊，題名曰「彼岸」，由傳記文學社出版，頗受讀者的稱道。也曾有報紙雜誌，予以轉載。因而想到若干年來，在其他刊物所發表的紀念文字，也有不少篇；以及最近在傳記文學所發表的，何不也將其收集，再另行出版一冊。事爲劉紹唐先生所聞，當卽表示願爲付印，誠屬可感。

在這一冊中，我收集了十四篇，仍與「彼岸」一樣，以他們的姓氏筆劃爲序。其中最早的，寫於民國三十五年。最遲的，寫於民國六十一年。所記述的，有我的老伯、老師、前輩、好友、同學、及至親，並且還有一位和尚。他們的事蹟，有些是爲大家所知道的，而我却只寫其與我有關的部份。這些文章，除有一篇係在傳記文學發表外，曾分別在勝流半月刊、大陸雜誌、中外雜誌、自由談、春秋雜誌、法令月刊、小世界週刊刊載。我當對這些刊物的主編者，容許我自己在修正補充之後，納入這一冊單行本，表示謝意。

我將這一冊，題名為前輩先生。他們皆比我年長，但有幾位是和我同輩的，但既已先辭人世，也可以以前輩稱之。民國初年，葉楚傖先生在上海民國日報，撰寫連載長篇小說，即以前輩先生四字為題名。我當時頗好讀其文，但現在却已經記不清其內容人物了。我用這四個字，乃表示若干位前輩的風儀，值得為我們所效法，所以我才有為之記述的必要，並再印成單行本的價值。

民國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，於臺北。

S

012350

前輩先生 目錄

自序	一
記太虛法師	一
記朱家驊先生	五
記何本壽先生	一七
記易君左先生	二三
記胡適之先生	四五
記胡樸安先生	四九
記徐箴先生	五三
記常乃德先生	六七
記陳果夫先生	七一

前輩先生

二

記趙君豪先生.....七九

記蔡元培先生.....八九

記劉百閱先生.....九三

記謝冠生先生.....一〇一

記嚴慎予先生.....一一一

記吳昌碩先生.....一二三

記何本齋先生.....一三五

記朱家驊先生.....一四五

記大龜趙君.....一五五

自序.....一六五

前輩先生 目錄

記太虛法師

我認識太虛法師，是在從上海到馬賽的法國郵船安得來朋號上。那是民國十七年的八月十一日，船剛離開楊樹浦碼頭，就聽見同船的人說：「船上有一位和尚，着了袈裟，也到西方去。」晚餐的時候，就在餐廳中見面。法師其時已入中年，有濃黑的鬚子。身材並不很高，但很結實。戴了黑邊的大眼鏡，着了僧服，坐在靠窗的位子上。船上特別爲他預備全份的素齋，獨自進餐。一經交換了姓名之後，知道了法師的俗家姓沈，是浙江省崇德縣人，就談得頗爲投機。

那一次在安得來朋郵船上的中國乘客，共有八十餘人。最大多數是學生，另外有出國考察的齊魯大學的江清先生，出國養病的廈門大學校長的令妹江小姐。與法師同一房間的，爲鄭太朴、路式導兩君，法師的旅伴趙曾儔先生。趙，皖人，時在安徽大學任教，善諧謔。同行某君適携有翻譯之話劇劇本，其中有一句對話：「巴力克，你睡着了沒有？」巴答：「睡着了！」某君乃以之間趙：「你睡着了沒有？」趙答：「睡着了！」其實趙並不知有此劇本，更不知有此對話。於是我等大笑，自此乃皆

以巴力克呼之。趙初不解，後經說明，亦不以爲忤。

船離開祖國愈遠，同船的同胞感情就愈爲親密。於是中國同胞的同舟會，就在印度洋上成立了。緣起是太虛法師寫的，駢四儷六，至爲典雅。並且用照相影印了一冊同舟錄，每人分得一份。因爲船上沒有中文印刷工具，只好多費一點事。

法師在船上就先向我們宏揚佛法，而我們那時都年青，又是人人想望歐州文化而出國的，那裏會接受法師的說教。但是大家都是學生，學識自然不足，法師究竟看得多，知道得多。聽他講話，也可以解除三十五天海上長途航行的沉悶。尤其舟過印度洋時，風浪特大，人人都暈船不能起來，更不能上飯廳吃飯。侍者每餐送蘋菓至各人房中，聊以充飢，大家乃更特別渴望法師來談談。難得的是法師從不暈船，經常地輪流到各人的房中看看。而我的艙房中，則是他每日必到每到必長談的地方。艙房中只有床，沒有椅子。法師來了，只得席地而坐，他滔滔不絕地講，我們就睡在床上靜靜地聽。

有一晚，印度洋上的風浪特別大，船桅竟折斷了，船身顛動得異常厲害。看見窗外的星光與月光都頗爲黯淡，從來不失眠的我，也輾轉不能成眠。同艙房的人，都生了思鄉的病。假如可能，一定會立即上岸，換車回國。我遂胡謔了二首詩：

萬里乘桴去，同舟得幾人？談禪消永晝，苦海共沉淪。

秋色朦朧夜，星疎月半斜。狂濤驚客夢，遊子盡思家。

我知道法師能詩，第二天，他來看我，我就念給他聽。法師合掌笑道：「我爲你們講解佛法，是要渡你們出苦海，怎麼可以說共沉淪呢？再則方外人無家可思，也不能用盡字。」我道：「法師與我等現同在驚濤駭浪之中，並未早登彼岸，所以共字還是可用。至於方外人雖無家可思，但終還是有鄉有國，我不相信法師不想早日回去。」

到了巴黎以後，法師講經，我沒有去聽過。但他的行踪，我們仍很關切。不久，他先回國了。我於民國二十年春回國，即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。清明節回杭掃墓，適法師亦在西湖，我在延齡路功德林約其進素齋，法師述其歐遊收獲，至爲詳盡。

民國二十九年冬天，法師在重慶縉雲山，我到了北碚，住在柏林公寓。因爲第二天要應約到復旦大學講演，不及上山，只得寫了一封信送去。他乃回我一函，備述在戰時宏揚佛法爲國宣勞的苦心。並寫了一張條幅送我，係錄其昔年登巴黎鐵塔的詩句：

鐵塔四百八十丈，梯雲躡霧上青霄。巴黎一覽無餘景，暮色蒼茫動四郊。

抗戰勝利以後，法師曾到杭州，住在靈隱寺。而我適因公赴南京，未得晤及。後來我到上海，法師約我吃素齋，並且告訴我正發起設立佛教醫院，普濟衆生，準備全力以赴，我說當盡力贊助。那天在座的還有丁福保先生，談得很起勁。不料宏願未酬，而法師却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，在上海逝世。

三十七年六月三日，我在奉化雪竇寺午餐，進素齋。住持大醒法師，爲太虛法師的得意弟子，本因事欲往上海，聞我至，特留寺相候。他導觀太虛法師靈堂，並介見印順法師。印順法師係居住在寺中，爲太虛法師編輯全集，謂已得七百餘萬言。我乃述及太虛法師當年所寫的同舟錄緣起，他們皆謂法師生前甚少寫駢文，希望我檢出寄去，印入全集。我回到杭州之後，即於六月十二日檢寄，並去一函，謂保存了二十年，中經戰亂，不易再得。其後，全集出版，內中只有太虛法師自己寫的寶遊記，第二章爲「從上海到巴黎」，記述與我們同舟的情形。而這篇駢文的同舟錄緣起，並未印入，不知何故。我當時未抄錄一份留下，真是不能再得了！

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三十日，於杭州。

民國五十六年十月四日，補正。

記朱家驊先生

朱驪先（家驊）先生對國家對學術的貢獻，言者已多。大陸雜誌社來函，徵集紀念文字。爰就個人對驪先先生的懷念，略書數事，以抒哀思。

我知驪先先生之名甚早，民國十六年，先君任浙江省政府委員，初兼司法廳廳長。後因司法改制，不兼廳長，仍任省委。驪先先生任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，誼屬同僚。其時朱先生方只三十五歲，爲省政府各廳處長中之最年青者。我每於趨庭之暇，聞先君言及驪先先生之胸襟與膽識，備加推崇，因而心儀其人。後十年，我奉命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，更知浙江地方自治與警政政之基礎，蓋無一不由驪先先生於其任內所奠定。每檢閱舊卷，見及其手批案牘，其規模之宏遠，思慮之周密，立法之至公至當，用人之唯賢唯才，均躍然於紙上。十年之間，雖民廳已數易首長，而我却

深得蕭規曹隨之便。抗戰時期，浙江地處前線，浙西淪陷最早，卒至全省除數縣外，均曾遭敵騎流竄。而兩浙軍民，得能萬衆一心，苦戰到底，卒獲最後勝利，則胥賴駱先生於十年前所立之民政基礎。

我從駱先生任事，先後凡三次。第一次係民國二十年春初，方自歐洲留學回國，駱先生時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，聘我爲兼任教授。因專任教授必須擔任三種課程，春季人事少有變動，校中排不出三種課程來。第二次係民國二十三年二月，駱先生任交通部部長，聘我任法規委員會委員。駱先生素重法治，對法規的修訂工作，倍爲重視。以吳昆吾先生任主任委員，囑就交通法規，統盤予以修訂。我其時已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兼法律系主任，例不得外兼其他工作。但因駱先生堅約，乃陳明校方，每日下午至部辦公，並以一年爲期。交通部部長職務至爲繁重，而駱先生對法規委員會工作，仍隨時詳盡指示。且常有專案命我簽擬意見，多數均蒙採納。偶有不同意者，亦必當面說明原由。我對其處事之認真，對人之謙抑，實感到不可多得。

第三次係民國二十六年四月，駱先生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，約我往任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，此爲我從政之始。我初無意於仕途，因以在南京六年，始終從事教讀寫作。時政府準備抗戰，需才甚殷，友人中之轉入政界者日多，也常有來約參加政府工作者，均未接受。但駱先生一再函電交馳，且有「當不以風塵俗吏爲嫌，而留戀於清高學府也」之語。最後卒不待我同意，一面呈報行政院。一面

提出省政府會議通過。

在命令發表之前，我未與驪先生見面。及抵杭州，方到省政府晉見。驪先生即謂抗戰即將開始，約兄來係爲共赴國難。一官半職，對兄又何足輕重。旋即述其治浙方針，以及萬一戰事爆發，浙省宜如何動員戰鬪。並再三以澄清吏治健全保甲爲言。蓋吏治不澄清，不能團結民心。保甲不健全，不能發揚民力。面囑於到任後首先訓練轄區保長，次及於國民兵。其時華北方得苟安，日本政府且時有與中國共存共榮之言，國內絕無戰爭即將發生之迹象。而驪先生洞燭機先，積極準備應戰，事後思之，誠不勝其欽敬。

第四區專署原駐蘭谿，專員原兼任蘭谿縣縣長。驪先生生命將專署移至金華，並囑我自行保荐一人，繼任蘭谿縣縣長，我乃面請以陳佑華兄擔任。陳素習陸軍，一旦戰事發生，可補我之不足。驪先生不識其人，但謂一切信任吾兄，隨即提出省府會議照派。其後浙西淪陷，金華爲浙江軍政重心所在，則專署遷移之舉，實至爲正確。

七七戰起，東南所受影響尙不甚大。及八一三戰事繼發，滬杭相距甚近，驪先生以文人而居前線，鎮靜應付，煞費苦心。我以地方官身份有必須請示者，即隨時以長途電話稟報，驪先生於所陳述意見凡可採行者，即於電話中立予准行，從無推諉或責備之詞。八月十四日，敵機一架在四區屬縣浦江墜落。又，九月二十六日，敵機一架首次轟炸金華車站，驪先生於此兩次事件，均日夜來長途電

話，詢問詳情。救死扶傷，指示甚多。現時隔二十年，我仍不能忘其電話中之懇切語聲。平常駱先生亦每利用晚間通話，轉告中央政情及省府重要決定，或查詢地方情況，並問有無意見，其親切有如家長之於子弟。因之，行政效率之高，爲前所未有。

及至十月中旬，上海戰場已頻危殆，駱先先生在杭州西湖孤雲草舍召開軍政會議。是日敵機盤旋上空，竟日不去。若干軍事將領迭請休會疎散，而駱先先生屹然不爲所動。直至黃昏，會議結束，警報亦行解除。晚飯時，駱先先生對我謂文人膽識，有時並不遜於武人。值茲非常時期，非鎮靜無以應變局也。我謂明日即返金華，主席尙有何囑咐。駱先先生謂省府已內定遷至金華，希預爲準備。十一月，戰局逆轉。省會各機關紛紛後撤，各廳處長均已抵達金華。而駱先先生始終留住杭州，非至最後，決不撤退。十一月底，中央忽改組浙江省政府，以黃季寬（紹竑）繼任主席。黃自山西經武漢、九江、南昌而來，沿途收容自京滬撤退之廣西軍隊三千餘人，循浙贛鐵路入浙。車抵金華之時，適值嚴冬風雨之夜，我在車站迎候之。我不識黃，此爲第一次見面。黃下車至站長室，第一句即問朱主席是否尙在杭州？準備在何處辦交代？我答謂尙在杭州，當然在省會杭州辦交代。黃初似不信，以爲駱先先生必已離杭他走，不會在前方等候。及我再複述一遍，適車長來請示，專車是否繼續前行，抑即在金華停止。黃始謂，他能在杭州等，我自然也應該到杭州去，於是車乃於昏夜中續行。我回到專員公署，立以長途電話報告駱先先生，奉告謂請他放心，杭州現在比任何地方爲安全。不過黃這種態度，

以後你們工作環境將要困難了。次年，我奉中央令派接任民政廳廳長，年三十四歲。較駱先生當年擔任此職時，尙少一歲。黃紹竑對我謂：朱先生所賞識的人，是不會錯的，兄必可勝任愉快。我在職十年，直至三十七年七月，因中央發表陳儀主浙，始得卸任。在這十年之中，駱先生先生在中央負責，對我在浙江的工作，隨時關切支持，使我受益甚多。

抗戰勝利之後，朱先生正在教育部部長任內。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，聘我爲法律教育委員會委員，主任委員是謝冠生先生。八月二十二日，又聘我爲遠東區基本教育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，會期爲九月一日至十二日，地點在南京，我曾由杭州赴京參加。後又趕回杭州，招待與會的各國代表遊覽西湖。我因在浙江省政府已久，亟思仍回到教育界工作，朱先生頗表贊同。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一日，寫信給我說：「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會，即將成立，擬推兄參加」。四月十七日，又來信說：「六日得巴黎來電，教科文機構決議五組（法律、人事、圖書、內務、科學等），各組組長人選，請各國就資望隆重者，慎重選保。由該機構於四月十七日提交最高委員會核定。本部已覆電，推荐四人，以兄列其首。」但因我請辭浙江省政府事，未奉中央核准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雖已核定，而我無法前往。及至三十七年七月一日，浙江省政府改組，朱先生先於六月二十八日夜十一時來電報，謂：「兄留浙既久，自極辛苦。此次得以擺脫，正符兄之素志。如有學校機會，願嘗試否？或來部襄助如何？」我因心力俱瘁，亟思休息一段時期，暫不入京，乃復電辭謝。並希望朱先生如於最近到上海，我赶上

海面謁。不久，行政院改組，朱先生也離開了教育部，我就未得有第四次追隨他工作的機會。

駱先生音容已杳，但其所創導的廉潔負責政風，却仍爲今日革新政治的對症良藥。這是最值得稱頌的，也是我三次追隨他工作獲益最多取用最宏的。但願老成雖謝，典範長存。如何發揚而光大之，則後死者責無旁貸。

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十二日，於臺北。

二

朱駱先（家驊）先生逝世已經八年多了。在他逝世之初，我曾應大陸雜誌社之約，寫過一篇悼念的文章，紀述我對他的知遇之感，及追隨他工作時的相知之樂。現在，再應中外雜誌社之約，寫些抗戰勝利之後，朱先生幾次到杭州的遊蹤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，國民政府自重慶還都南京，朱先生政務甚忙，一時未能重到杭州。我第一次再看他，是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亞旅館。那一天，我因事經過上海，俞叔平兄時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，局長係由淞滬警備總司令宣鐵吾兄兼任。叔平兄對我說，朱先生將自南京飛到上海，他就要到龍華機場去候接，我就決定延遲一班火車回杭州，到新亞等他。下午四點鐘左右，朱先生到了，風采依然。民國三十四年六月，我在重慶見到過他，已一年多未曾見面。朱先生問杭州的情形如何？我說：幸而